

畫家韓志勳——追光的人

重看韓志勳（1922年至2019年）一些訪問，常常見他說：「我是一個處女座。」在一個午後陽光和暖的聚會，問起跟他相依約40載的妻子蔡仍姿，韓老師是否對星座有興趣？她笑笑說：「不是，他只是『牙擦』。」

就是告訴你他是藝術家，追求完美主義，牙擦囉。」本地現代藝術先驅組織「中元畫會」創辦人之一韓志勳一生埋首畫布，新展籌備期間撒手歸天，留下顏料揮灑出的光與影。經歷二戰、殖民與回歸，當天青年自學成家，他心境曾不老、瘋狂、憤怒、激情。現在，一切都輕盈。



蔡仍姿，
韓志勳太太
(劉彤茵攝)

文——劉彤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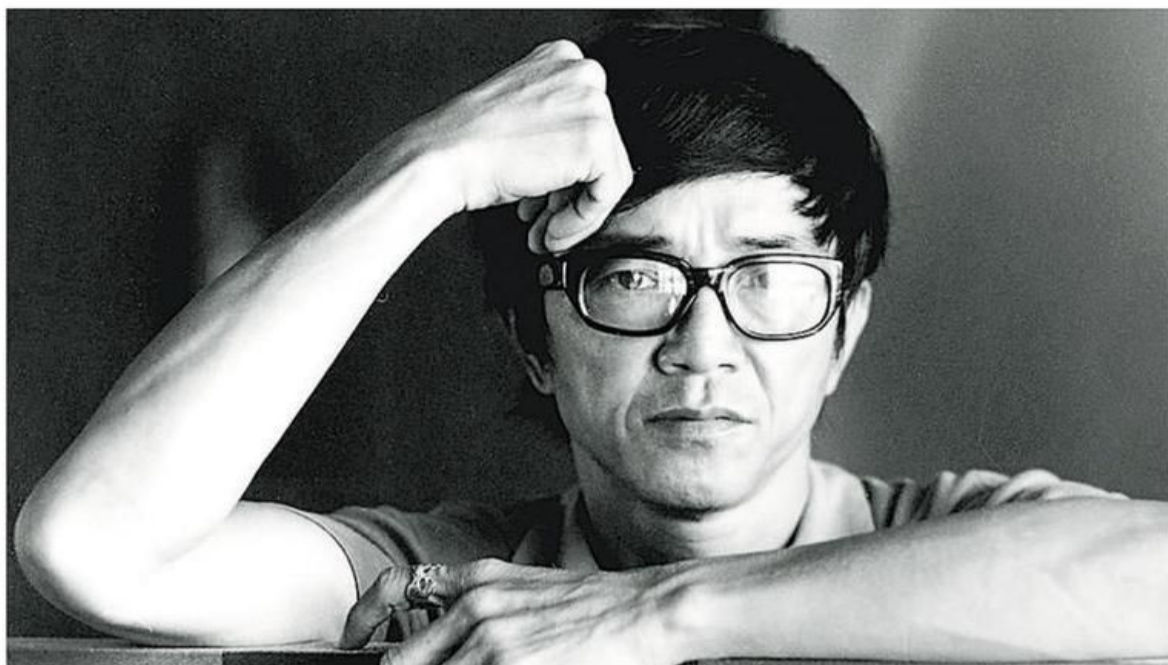
1922年出生，韓志勳為長子，連他共八兄弟姊妹。父親於牛奶公司當司機，家中常有牛奶、芝士享用，小子最愛跟隨遊車河。9歲時他到卜卜齋求學，之後轉讀地區學校，飽讀四書五經，作詩作聯。至約14歲他入讀九龍華仁，接觸英語及西方教育。韓志勳幾乎每年考全級第一，獲獎學金。據《殖民地的現代藝術：韓志勳千禧自述》，老人家他一直珍藏那些不用交學費的收條，並形容如「我的榮耀證據」，當上童軍隊長亦令他大感驕傲。好景不常，抗日戰爭揭幕。熱忱的他關心戰事，並參與歌詠團大唱救亡歌曲。香港淪陷後中斷韓的預科之路，一家無奈逃難到番禺。畫家的童年，僅父親熱愛古董之外，藝術似乎與他無關。

瘋狂的畫家

步入展覽場地，即見到牆上掛着韓志勳極為重要之作《火浴》（1968年）。2017年韓志勳獲亞洲協會香港中心頒發「亞洲藝術創變者大獎」，協會希望為他舉行大型個展，翌年年初正式展開籌備工作。韓志勳的健康每況愈下，多數由妻子蔡仍姿挑選作品及打理事務。逾30件作品聚首一堂，有的被博物館收藏，有的很久不見，惟藝術家未能親歷展覽開幕。《火浴》由綠與紅對比顏色的圓形幾何組成，視覺效果猛烈。韓氏採用新興的絲印技術創作，延伸美國普普風格，卻非用以批評商業社會，角度新穎。他把舊畫作、個人照片、詩句、情書等印上畫布，彷彿對自身一場審視，具重生的意義。

故事回帶至戰後，韓志勳奔走廣州、上海等「搵食」，輾轉回港受聘為郵政總局郵務督察，打政府工。他閒來喜歡看畫展，並到附近智源書店打書釘，尤其鍾愛印象主義，藝術種子慢慢發芽。遲起步也罷，他開始油畫寫生，「每次出外即日達7幅」，透過觀摩無師自通。1960年代，他發光了。韓氏與一班志同道合藝術家成立「中元畫會」（1964年），盡受藝術思潮 Avant-Garde（前衛）啓發，韓則擁抱西方抽象主義。「當時藝圈跟現在很不一樣，他們『激』好多。」蔡仍姿說，韓志勳不時提及昔日如何跟現代水墨畫家呂壽琨互相切磋：「呂壽琨現在渡海小輪工作，韓志勳便捧住畫，直接拿去碼頭，一張張地攤開，問對方『呂生，點啊你覺得』。他們很有熱誠，常常在『巴西咖啡』聊天、社交、交換知識。」

場內掛着另一批朦朧的圓，可謂藝術家下一



韓志勳受中西文化影響，為本土重要的現代藝術家，圖約攝於1970年代。（受訪者提供）



《火浴》（1968年）糅合油畫與絲印版畫技法。

（受訪者提供）

步蛻變。1969年韓志勳獎學金前往美國紐約深造，亦到世界各地體驗，約1年半回港。這次旅程讓他眼界大開。反斗的他，曾經在巴西伊瓜蘇瀑布，因太興奮掉入水裏，脫險後竟再一躍而下，只是為了找回掉失的眼鏡。蔡仍姿忍不住說：「他之後發現還有一卷菲林掉了，又再次跳下去找，嚇到個船夫面都青。你說他是不是很瘋狂？」激情歲月，韓氏同時遇上人生迷惑。他繼續畫「圓」，圓形是他的心符。返港後他開始使用噴槍，可謂受美國塗鴉文化啓發，展覽策展人之一的陳嘉賢表示韓氏是第一位使用噴槍作大型畫作的香港藝術家。徒手噴畫，韓卻達至均勻細膩。《浮提》（1976年）畫一個球體，上半深藍如漆，下為珍珠白色，並以另一種白色印上二手佛經書。整張畫暗而不沉，明澄安靜。以畫觀心，韓志勳曾說過：「我用畫去拯救自己。」

親身走過大時代

韓志勳是本土藝術家重要一員。我們現在從其畫作分析出中西影響，他親身走過大時代，不過是追尋自我。蔡仍姿說：「他很驕傲自己對於中國舊學比他同輩叻一點，書法寫得好美。他常常說別人看其畫，感到處理手法很西方，其實懂畫的人會知，中國畫作基本上是自上而下地看，他畫那股『氣』亦是打直的。」韓志勳與蔡仍姿1970年代後期不時返大陸，當時中央機構協助安排或主動邀請藝術家到國內參觀，作為明顯統戰手段。經歷文革，飽受饑荒，蔡仍姿說內地社經狀況、人文文化令韓氏感到非常傷心：「有一次我們吃飯，後面突然站着多名年輕力壯的人，個個揸住個布書包。我們感到好奇怪，吃完都未真的起好身，他們便立即霸佔座位，搶食物，倒入自己個袋。嘩，

很心痛，發生什麼事。」後因政局及韓氏健康問題，他未能再訪大陸。

《天水》是1998年作品，描繪甘肅天水市的河景。身體未能承受噴畫的體力要求，另亦想打破前作風格，他重拾寫生筆觸，以黑白灰重「油」腦海中的舊地。他再把以前曾繪天水的舊作打印出來，重繪並貼於新作之上，呈現時間軸的感覺。人已老，時已移，地方相信亦變得不一樣了。陳嘉賢演繹此張作品時說得好：「每個人都有些地方，不能再回去，即使他們可以回去同一地點，有些情感可能已經變了，或者破碎。」

站在彼岸揮手道別

藝術家2000年中風，後幸而大大痊癒，惟說話及行動總比以前活潑的他困難不少。不過他繼續畫畫，於畫布上舞動，完成展場內《破繭》等作品。今次展覽以雕塑家及藝評家熊秉明1980年代撰寫的關於韓氏的文章〈光的故事〉為主題。他整合韓氏創作道：「畫家繪畫光的歷程，光的生死遷化。光並不降落在實體上，變成山，變成雲，變成花、石、虎的斑紋，少女的肌膚。光是它自己。」韓志勳非常鍾愛這篇文章，多次引用於個人展覽，現亦為他總結。筆者突然想起日本電影《光》，嘗盡人生種種，經歷千山萬水，遠望無際的沙丘——那兒有光。光是希望，光是內心，光是站在彼岸，揮手道別。

「光的故事：韓志勳」展覽

日期：即日起至6月9日

地點：金鐘正義道9號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門票：免費

查詢：2103 9511